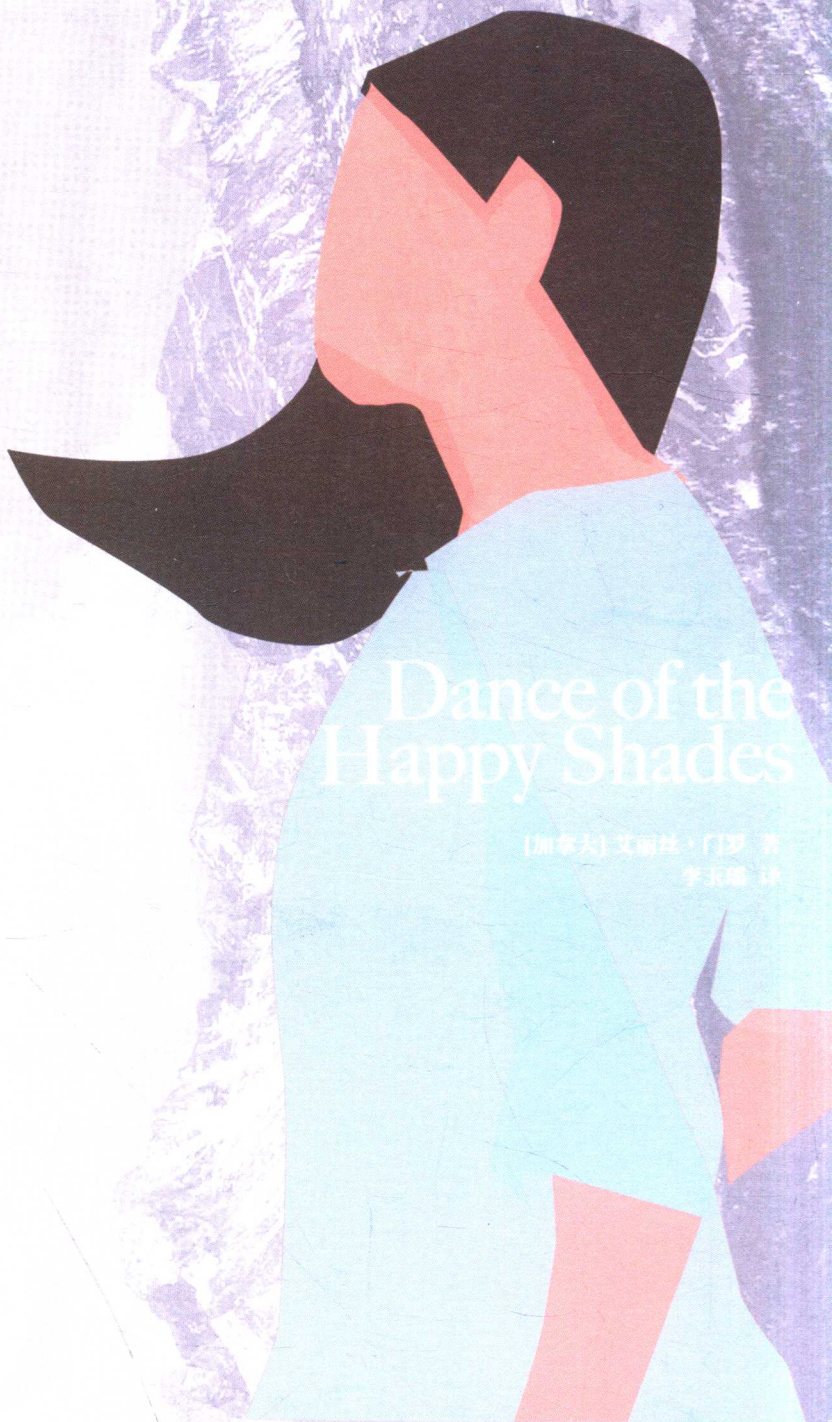


快乐影子之舞

Dance of the
Happy Shades

[加拿大] 艾丽丝·门罗 著
李玉梅 译



快乐影子之舞

[加拿大] 艾丽丝·门罗 著
李玉瑶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快乐影子之舞 / (加) 艾丽丝·门罗 (Alice Munro)
著; 李玉瑶译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8.3

(艾丽丝·门罗作品)

书名原文: *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*

ISBN 978-7-5447-7166-5

I.①快… II.①艾… ②李… III.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加拿大—现代 IV.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90571 号

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 by Alice Munro

Copyright © 1968, copyright renewed 1996 by Alice Munro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, LLC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Yilin Press, Ltd

All rights throughout the world are reserved to Alice Munro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3-466 号

快乐影子之舞 [加拿大] 艾丽丝·门罗 / 著 李玉瑶 / 译

责任编辑 彭 波
特约编辑 曾 静
装帧设计 金 泉
校 对 卞中江
责任印制 颜 亮

原文出版 Vintage Books, 1998
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
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

邮 箱 yilin@yilin.com

网 址 www.yilin.com

市场热线 025-86633278

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9

插 页 4

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7166-5

定 价 48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, 质量热线: 025-83658316

献给罗伯特·E. 莱德劳

目 录

沃克兄弟公司的牛仔	1
闪亮的房子	24
影像	38
谢谢送我们回家	57
办公室	77
一盎司良药	97
死亡时刻	114
那天的蝴蝶	128
男孩子和女孩子	143
明信片	164
红裙子——1946	188

周日午后	205
海岸之旅	217
乌得勒支和约	238
快乐影子之舞	264

沃克兄弟公司的牛仔

晚餐后，爸爸说：“想去看看湖还在那儿吗？”我们把妈妈留在餐厅的灯光下穿针引线，她在给我缝制开学穿的衣裳。为此，她拆了自己的一套旧衣服和一条旧格子羊毛裙。她得匠心独运地剪裁和拼接，还要我站住、转身以及没完没了地试穿。热烘烘的羊毛料子弄得我汗流浹背、浑身刺痒，可我一点儿也不领她的情。我们把弟弟留在床上，他的床铺在前廊尽头处那条装有纱窗的小过道里。他有时跪在床上，脸抵住纱窗，可怜巴巴地喊着：“给我买个冰淇淋蛋筒吧！”我却答道：“等我们回来你就睡着了。”说话时，我甚至头也不回。

随后，我和爸爸缓步走过一条破败的长街。街上的店铺都亮着灯，铺面狭促，西尔弗伍兹冰淇淋的广告牌竖立在店铺外的人行道上。这里是塔珀镇，休伦湖畔的一座古老城镇，一个曾经的运粮港口。街上的某些地方枫树成荫，树根把人行道撑裂、拱开，如同成群的鳄鱼那般探入光秃秃的庭院。人们安坐户外，男人穿着汗衫和背心，女人系着围裙——这些人我们并不认识，可若有谁看起来想跟我们点个头，说上一句“今晚晚

上挺暖和的”，我爸爸亦会点头，说些类似的话。孩童们还在嬉闹。我也不认得他们，因为妈妈不让我和弟弟走出自家的庭院，说弟弟尚幼，不能出去；我则要照看他。看着他们做晚间游戏，我并没有感到十分难过，因为游戏本身规则混乱、毫无章法。孩子们遵照各自的意愿散落开来，或是二人成对，或是独自一人，在密密丛丛的树下，将卵石埋入泥土，或用棍子在地图上涂涂写写，形单影只的模样同我终日里的别无二致。

我们很快便将这些院落和房屋抛在了身后。我们经过一家窗户被栅木板封死的工厂和一处贮木场，贮木场高耸的木门入夜后便会加闩落锁。城镇的痕迹随即渐渐隐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破落凌乱的棚屋和堆成小簇的废弃垃圾，人行道消失了，我们眼下走在一条沙土道上，周围满是牛蒡、车前草和不具名的野杂莠草。我们步入一片空地，实际上是一个形同公园的场所，因为这儿并无垃圾，还有一条缺了一条背板的长椅，供人端坐观赏湖景。湖水在夜里总是灰蒙蒙的，薄云浅遮天幕，望不见日落，地平线亦看不真切。湖水冲刷着滨岸的岩石，发出平和宁静的声响。向着市镇主要区域继续往前，便是一片沙地，一架水滑梯，围绕着游泳安全区域上下浮动的浮标和一张摇摇欲坠的救生员高空“宝座”。还有一座被人们称作“凉亭”的暗绿色长形建筑，如同一条安有遮顶的游廊。每逢周日，农夫和他们的妻子便穿上僵硬挺括、上等料制成的服饰，在凉亭里齐聚。我们居住在邓甘嫩时，便对塔珀镇的这个地区有所知

晓，每到夏日前往湖岸时，总有那么三四次会来到这里。我们去湖岸和码头看运粮的船只，年代久远的船只锈迹斑斑，在湖水中颠簸摇曳，叫我们纳闷它们如何驶得过防浪的堤岸，更不用说前往威廉古堡了。

流浪汉们在码头游荡。如斯的夜晚，他们偶尔会溜达上被暮汐淹没的浅滩，抓着干枯的灌木，沿着男孩们踩出的歪歪扭扭、岌岌可危的小道攀爬上来，跟我爸爸说些什么；我对流浪汉们心怀惧意，慌张得连他们说的话也听不明白了。爸爸说自己也手头吃紧。“如果你用得上，我给你卷支烟吧。”他说，随即将烟丝小心翼翼地抖落在一张薄如蝉翼的纸上，用舌头轻轻一舔，将它封好，递给流浪汉，那流浪汉接过烟便走开了。爸爸给自己也卷了支烟，点上抽了起来。

他向我讲述五大湖区形成的经过。他说如今的整个休伦湖占地曾是一片平坦的陆地，一片广阔的平原。随后，冰川由北面挨近，压入低浅地区的深处。像这样——他用手给我比划，岔开的五指按压着我们身下坚如硬石的地面。他的手指在地面上几乎没有留下丝毫痕迹，于是他说：“当然，远古冰帽背后的力道可比我的手有劲多了。”之后，冰川渐渐退缩回它的来处北极，却将它的“冰手指”留在了钻凿而成的深底之处，冰融成湖，便成了如今的模样。尽管时光流逝，湖水却历久弥新。我努力在面前想象出那片平原的样貌，想象着恐龙在这里出没的景象，可我却连塔珀镇出现之前，印第安人安居湖岸的

样子都想象不出。我们的生命所跨居的时限如此微渺，令我惊骇不已，而爸爸对此却仿佛处之泰然。尽管有时在我看来，爸爸好像自世界形成以来便一直活得无拘无束，可是同宇宙出现生命以来的时间长度相比，爸爸在世上活过的光景，真正也不过比我略长了些许。他跟我一样，对汽车和电灯未被发明前的时代，无所知悉。本世纪起始时，他尚未出世。而当本世纪终告一段落时，我也只得勉强在世了——老得苟延残喘。我不乐意去想这件事。我希望休伦湖永远只是片湖，永远漂浮着安全游泳区的浮标，永远矗立着防波堤，永远摇曳着塔珀镇的灯火。

爸爸有份工作，是为沃克兄弟公司做推销。这家公司几乎完全以农村，偏远的农村，为销售地区。桑夏恩、博伊尔布里奇和特恩朗德——爸爸的地盘就这么多。我们以前居住的邓甘嫩不包括其中，邓甘嫩离城镇太近，对于此，妈妈感激不尽。爸爸销售咳嗽药、补铁药、鸡眼膏、通便剂、妇女调经丸、漱口水、洗发香波、护理油、软膏、做提神饮料用的浓缩柠檬汁、橙汁和覆盆子汁、香草精、食品着色剂、红茶、绿茶、姜、丁香和其他香料，还有老鼠药。他为自己推销的货品编了一首歌，其中有这样的两句：

还有膏膏油油各种类，
鸡眼疮疖包治好……

依妈妈看，这首歌毫无意趣可言。这是一首小商贩的歌，而爸爸本就是一名商贩，一个在边远地区敲着厨房门卖货的小商贩。直到去年冬天，我们家还有自己的营生，一座养狐场。爸爸豢养银狐，把毛皮卖给他人制成斗篷、大衣和手笼。皮价下跌，爸爸赖死维系经营，指望着下一年价格能够回涨。可皮价持续下跌，他坚持了一年，两年，直到最后实在无法坚持下去了。我们欠了饲料公司一屁股的债。我听妈妈跟奥利芬特太太三番五次提起此事，奥利芬特太太是我们的邻居当中，妈妈唯一与之说话的一位。（奥利芬特太太也是个落魄的人，她身为教师，却嫁了个看门的守卫。）妈妈说为了养狐，我们投入了全部的家当，到头来却是一场空。这年月里，许多人都能道出相似的遭遇，可我妈妈并没有忧国忧民的工夫，她心系的只是自家的灾祸。命运让我们与穷苦之人同街毗邻（我们曾经的贫苦不值一提，与眼下的窘境不可同日而语），妈妈认为面对这一境况的唯一方法便是保有尊严，愤世嫉俗，绝不妥协。浴室里带兽爪的大澡盆子和抽水马桶，自来水，出门即是的人行走道和瓶装牛奶无法给她安慰，甚至连两家电影院、维纳斯饭店和奇妙的伍尔沃斯超市亦无能为力。伍尔沃斯超市的角落里，欢跳的鸟儿在风扇的吹送中引吭高歌，微如指盖、明如皓月的鱼儿在碧绿的水缸中畅快游弋。对此我的妈妈并不在意。

下午，她常去西蒙食品杂货铺，她带着我去帮忙拎提物

品。她身着质地上乘的连身裙，海军蓝的面料印着小花，质地轻薄，里面穿一条海军蓝的衬裙。脑袋的一侧歪歪斜斜地戴着一顶白色夏日草帽，脚蹬着一双我才在后门台阶上用报纸擦拭干净的白色皮鞋。临出门时，她把我的头发做成大朵的发卷，湿答答的，拉得老长，所幸干燥的风很快就会把发卷吹得蓬松起来，我的头顶上还系了一个硬挺的大蝴蝶结。晚餐后跟爸爸的出门之行则与此有天壤之别。还没走过两户人家，我便开始觉得我们成了全宇宙的笑柄。连人行道上粉笔写的脏话都在嘲笑我们。妈妈似乎并不顾盼左右。她恬静地从那些家庭主妇——她们穿着肥大的、毫无腰身可言的连身裙，裙子腋下磨得破烂——身旁走过，优雅得仿佛一位前去采购商品的贵妇人，真正的贵妇人。我穿着她缝制的衣服，顶着令人难堪的发卷和招摇的蝴蝶结，膝盖磨得白净光嫩，搭配白色短袜——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。她在大庭广众下唤我的名字时，语调高昂傲慢，又尖利响亮，存心跟街上其他妈妈们的声音区别开来，叫得我连自己的名字都憎恶了。

妈妈有时候会带回家一大块发白的多层不同口味的冰淇淋，改善一下生活；因为家里没有冰箱，所以我们叫醒弟弟，立马在餐厅里吃了起来。餐厅的光线被邻家的墙壁遮掩，总是昏暗。我小口小口舀着吃，把巧克力口味留到最后，盼着弟弟的那份吃光之后，我还能剩下几口。随后，妈妈便试图重现我们过去在邓甘嫩时谈话的情景，回到弟弟出生前、我们最初也

最闲适的时光。那时，她会给我一杯跟她一样多奶少茶的混兑饮品。我们坐在门外的台阶上，面对着抽水机、丁香树，和远处圈狐的栅栏。妈妈不由自主地总要提起那些往昔岁月。“还记得那次我们把你放在雪橇上，让梅杰拉你吗？”（梅杰是我们家的狗，迁居时不得不留给了邻居。）“还记得厨房窗外你的沙盘吗？”我装作自己记不得如此多的事了，提防着落入圈套，勾惹起悲悯或其他不想叫人触发的情绪。

妈妈有头痛的毛病，常常需要躺下。她躺在弟弟的窄床上，就在那个浓树成荫、装有纱窗的小过道里。“抬头看见那棵树时，我以为自己回到了家里。”妈妈说。

爸爸告诉她：“你需要的是新鲜空气，到郊外兜上一圈风。”他的意思是让妈妈陪他一起，沿着为沃克兄弟公司贩售货品的路线走上一趟。

这可不是妈妈心目中对去郊外兜风的诠释。

“我可以去吗？”

“你妈妈或许要让你试穿衣服呢。”

“今天下午我做不了针线活啦。”妈妈说。

“那我就带她去。把他俩都带去，让你歇一歇。”

我们俩有什么让人劳神费力的地方，得要支开才好叫人歇上一歇？管它呢。我满心欢喜地去找弟弟，叫他上好厕所，随后一同爬上汽车，膝盖没有磨洗，头发也没上卷。爸爸从屋里拎出他那两只沉甸甸的装满了瓶瓶罐罐的棕褐色箱子，置于车

后座。他身着的白衬衫在阳光下耀眼夺目，颈系领带，下身穿一条浅色裤子，是他夏日西装的裤子（他的另一套西装是黑色的，葬礼时才穿，曾属于我过世的伯父所有），还戴一顶乳白色的草帽。这是他的全套推销员行头，衬衫口袋里还别着铅笔。他又回屋里去了一趟，大抵是跟妈妈道别，问问她是否真的不想前往，只听妈妈说：“不，谢谢你，不去了。我最好在这儿躺上一会儿，静一静。”接着，我们将车倒出车道，与此同时对探险旅程的期盼之情开始滋长，那零星的期盼引领着我们越过凸起的地面，拐上主街。炎热的空气开始游走，化作微风徐徐，我们沿着爸爸所知晓的出城捷径向前行驶，两旁的房屋变得越发陌生起来。可是整整一个下午，除了在酷暑中，到遭了灾的农家院落里待上几个小时，有可能的话造访一家乡村小店，一人吃一支冰淇淋蛋筒或喝一瓶汽水，听爸爸哼唱歌曲外，等待着我们的还会有什么呢？爸爸为自己编了一首歌，歌名叫“沃克兄弟公司的牛仔”，头两句如下：

老内德·菲尔兹如今已亡故，
我来接替走其路……

谁是内德·菲尔兹？定是爸爸顶替的那个人。若所唱非虚，他确是过世了。而爸爸的声音悲伤中却透着欢快，让内德的死如同一场无稽之谈，一场可笑的灾难。“愿我回到里奥格

兰德，穿过幽暗的沙滩。”爸爸开车时，大半的时间都在唱歌。即便是眼下，当我们驾车出城，过桥后急转驶上公路时，爸爸也在哼唱着什么，用压低的嗓音喃喃自唱。这只是在润嗓子，为即兴的演唱做准备，当我们沿着公路途经浸礼会教友营地和《圣经》假日营地时，他放开了嗓子：

浸礼会教友在哪里，浸礼会教友在哪里，
浸礼会教友如今都在哪里？
他们沉在湖水里，在休伦湖的湖水里，
让湖水把他们的罪恶洗涤涮净。

弟弟以为这是不折不扣的实话，便从座位上跪起来，朝湖里头瞧。“我没有看见浸礼会教友。”他埋怨道。“我也没有看见，儿子，”爸爸回答，“我说过了，他们沉在湖水里。”

下了公路后是没有铺砌过的路面。尘土飞扬，我们不得不摇上车窗。田野平坦、干焦，空旷无物。农场后方一丛丛的灌木投下阴影，乌黑的松柏树荫浓郁如泊，叫人接近不得。我们沿着一条狭长的小路颠簸而上。有什么能比小路尽处的情景叫人更感心寒、更觉荒凉的呢？那是一所高大的、未经漆刷的农舍，不曾修剪的草莽挨长到了农舍的前门，绿色的百叶窗紧紧关闭，楼上有一处门扉敞开，门前却空空如也。许多房子都有这样的门，可我从来不明白它们的存在所为何故。我问爸

爸，他说这门是梦游时用的。什么？哦，恰好你梦游，想要出去走走的话。因为太迟才反应过来爸爸在开玩笑，我跟往常一样生了恼。弟弟却固执地说：“要是他们走那个门，会摔断脖子的。”

当下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。在我看来，这样的农舍，这样的午后，如同爸爸的帽子、光鲜闪耀的领带和我们家那辆带有宽脚踏板的汽车（一辆老掉牙的埃塞克斯汽车）一样，是这一年代特有的事物。农场里停放的汽车，与我们家的近似，许多车更为老旧，却没有哪一辆比我们的更加灰头土脸了。有些车已然报废，门被卸了下来，车座也被卸除下来，摆到门廊供人使用。我们见不到任何的生命体，既没有鸡群，亦没有牛。只有狗。它们随便觅一个背阴的地方，卧在那儿做着梦，瘦骨嶙峋的两肋急速地起伏。爸爸打开车门时，它们都站了起来，爸爸不得不对它们说：“好小子，这才乖，好小子。”它们安静了下来，回到阴凉地里。爸爸是该知道如何安抚动物的，他曾经对付过拼命挣扎的狐狸，用钳子卡住它们的脖子。爸爸对狗儿说话时，语调温和；可他叫门的声音却激奋欢快。“您好，太太。我是沃克兄弟公司的员工，您今天有缺什么吗？”门打开了，他消失于门内。他不让我们跟着他，甚至连汽车都不让下。我们只得在等待中琢磨他在说些什么。在家里，有时为了逗妈妈笑，爸爸便假装自己身处一农家厨房，摆出自己的货样。“我说，太太，您可有寄生虫的烦心事儿？我是说，您孩

子的头皮。要提起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小东西呀，可怪叫人有失体面的，不过就连最好的人家，头皮上也难免会出现这种小东西。光用肥皂可不顶事，煤油又不是香水，气味可不好闻。可是我这儿有——”要不，他会说：“信我的话没错，像我这样成天坐着开车，这种了不起的药片的效力我最能体会了。润肠通便。老年人活动比过去少了，也常犯这毛病——您怎么样，老婆婆？”他会假装拿着一盒药片，在妈妈的鼻子底下来回晃悠，妈妈终于勉为其难地笑了起来。“他卖东西时不会真这么说吧，是吗？”我问。妈妈告诉我，爸爸当然不这么说，他是一位十足的绅士。

于是我们一个院子接一个院子拜访下去，到处都是破旧的汽车、抽水机、狗、灰色的谷仓、摇摇欲坠的板棚和再也转不起来的风车。即便男人们是在田里干活，也定不在我们能看到的田里。孩子们也离得远远的，正沿着干涸的河床玩耍或是寻找黑莓，再不就躲在家里，从百叶窗的缝隙间窥探我们。车座已被我们的汗水弄得滑不溜丢。我挑唆弟弟去按喇叭，其实是自己想按，但又不想挨骂。弟弟可不上这个当。我们玩起了“我看见”的游戏^[1]，可是很难找到那么多颜色。灰色可以是谷仓、板棚、厕所和房屋；棕色是院子和田野；黑色或棕色则是狗。我尽力想从汽车那一块块色彩斑驳的锈迹中找出紫色或绿

^[1] 此游戏用颜色代表各种不同的物体，甲方先说“我看到某某颜色”，乙方再猜看到的是什么物体。——译者注（以下若无特殊说明，均为译者注。）